

红唇游戏

凌寒著

娇小可人的何美然，新婚之夜发现丈夫牛道义既丑陋又性无能，于是离家出走，进行报复；这又招致牛道义在精神和肉体上的虐待。直至何美然傍上了海外华人富商，而牛经商失败，两人在家中的地位才发生了逆转，过着一种畸形的家庭生活——面对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人们在心理乃至行为上出现了错位甚至畸变。

HONG CHUN YOUE XI

上

海

文

化

出

版

社

红叶

卷之三

• **What is the best way to manage your time?** I have a very strict work schedule. I wake up at 5:30 a.m., go to the gym, and then work from 7:30 a.m. to 1 p.m. I have a break until 2 p.m., then work until 5 p.m. I have dinner at 6 p.m., go to the gym again, and then work until 8 p.m. I have a break until 9 p.m., then work until 11 p.m. I go to bed at 12 a.m.



I247.5

603

上海文化
出版社

春游

HONG CHUN YOU XI

凌寒著

60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唇游戏/凌寒著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0.11重印

ISBN 7-80646-184-1

I . 红 … II . 凌 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2540 号

责任编辑: 王存礼

封面设计: 宫 超

红 唇 游 戏

凌 寒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 海 绍 兴 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 址:www.slcn.com

凌 寒 著 经 销

上 海 中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12,000

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6,501—9,600 册

ISBN 7-80646-184-1/I·288

定 价: 17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繁华的上海，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们。他们有成功，有失败，有欢乐，有痛苦，演绎着情感上的悲喜剧……

娇小可人的何美然，新婚之夜发现丈夫牛道义既丑陋又性无能，于是离家出走，进行报复；这又招致牛道义在精神和肉体上的虐待，直至何美然傍上了海外华人富商，而牛经商失败，两人在家中的地位才发生了逆转，过着一种畸形的家庭生活。何的好友云如玉，原本和她的名字一样纯洁无瑕，但她与丈夫在商海中双双踏入了情感的误区，一个迷上了 K 姐，一个对生意上的合作者以身相报……面对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人们在心理乃至行为上出现了错位甚至畸变。纷繁的人际关系，交织的情感纠葛，展示了都市生活中的另一面，颇可给人以警示。

作品情节迂回曲折，描写深沉细腻，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西北风从黄苍苍的高空上一路呼啸而下，袭击着满车站的人群，以观看他们的红鼻为乐，以欣赏他们缩颈弓背的样子为快。公交车来过几辆，立刻被衣着臃肿的候车人纷拥着挤满了，不留下一点缝隙。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云如玉依然没能挤上车，寒冷使她的上牙不断地打着下牙。

忽然她听见随着大风吹送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在呼唤着她的名字，她四下张望着，却没有看到有相识的人。叫声还在继续，并且夹杂了笑音。这下她发现了，原来叫喊声是从一辆蓝色桑塔那中发出的，一只小巧的脑袋从前座的窗玻璃中伸出来，正冲着她欢笑着，嘴里喷出一股热热的白雾。

“何美然。”她惊喜地叫道。冻得太久了，下巴、嘴唇，甚至连舌头都似乎冻僵了，这声呼唤含糊得恐怕只有自己才能听得懂。她朝车子小跑着过去。

“快上车吧。”那个名叫何美然的玲珑女子热情地相邀道。

“这……”云如玉为难地犹豫着，她愣愣地站着，偷看坐在驾驶座位上的男人，这是个戴着近视眼镜，微胖的中年男子。

“快上车吧，我们是顺路带你。”何美然看出了她的心思，

笑着说。

“不，我结婚了，已不和父母住在一起了。”云如玉有点羞答答地说。

“你已经结婚了？”何美然发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怪叹声，“我们的小妹妹已经结婚了。你才几岁？结婚多久了？”

“结婚没多久。还是好朋友呢，连我的年龄都忘了，我比你小三岁。”

“二十六岁了？”何美然故作昏厥状，“真是光阴似箭，一晃黄毛丫头已成小媳妇了。”

“有话上车再说吧。”旁边的的男人忍不住插话了，“不管你家住何方，我都负责把你送回去。美然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。请吧。”

“对，上车吧。”何美然打开前车门，走出来替她开了后车门，“我和你坐一块。”

云如玉不便再推辞，依言坐了进去。六年不见，当初的好友兼同事何美然似乎瘦了不少，原本清秀的瓜子脸上浓浓地化着一层妆，这一点也没有增添美感，反而给人一种尖嘴猴腮的感觉。只是这噪音还和从前一样，甜美而有肉感，她同你说话，就像在吻你，她每说一句话，就是给你一次温存。

“美然，你过得怎么样？一定也结婚了吧？”告之目的地后，云如玉关切地问她。

一丝不易觉察的苦笑浮上了何美然的嘴角，她竟然没有回答这些问话。云如玉有些尴尬。不知是为了打圆场还是说真心话，开车的那个男人发话了，“美然，怎么也不替我们介绍一下，从今后我和你的这位云小姐也算是朋友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何美然又恢复了常态，笑着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我

的朋友童染，几年前开了家广告设计公司，生意兴隆红火。说来你们也该算是同行了，如玉也在广告公司工作。哎，如玉，你是不是还在那家公司上班？没换单位吧？”

“对，我还在那里上班，不过我的广告公司和童先生的有些区别，我就业的是家广告制作公司，而且，我们根本不同的地方是童先生是老板，而我只是个小文案而已。”

“文案？这么说来云小姐很有文学天赋了？开始美然说你也在广告公司工作，我还以为是个业务员或是秘书呢。现在看来，云小姐不简单哪。”童染带着吹捧的成分赞扬道。

云如玉听了心里挺高兴的，便也带着吹捧的成分说：“看您说的，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文案而已，这样的人都算不简单的话，那童先生简直都可以称得上是天才了。”

童染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你们只顾着自己说话，当我这个人不存在啦！”何美然抗议道，又笑着转向云如玉，“你不了解他，他虽不是天才，但在许多人的眼里，却是个奇才呢。”说着，又不自觉地媚笑了一下，“不过在我的眼里，他却是个怪才。如玉，接触久了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怪了。对了，你给我张名片，我们好联系呀。你这个小坏蛋，以前我们这么要好，没想到你一晃多年都想不到和我联系，没良心的。”

云如玉把名片递给她，也笑着说，“没良心的是你，那时我给你打电话，酒店里的人说你已辞职了，又打你 call 机，你也不复机。”

“我的 call 机遗失了。你干嘛不打到我家里去呢？”

“你家里的电话号码被我搞丢了。难道你没收到我的电话，就不能打给我了么？”云如玉嗔笑道。

“谁说我没打过？我打过好几次，你家里人老说你不在。”

“有这事？他们没跟我提起过，查无此证。”

何美然刚又想申辩，前排的童染抢先道：“云小姐怎么不给我一张名片？说不定我们可以有生意上的往来呢。”

云如玉红着脸递上名片，“对不起，我忘了。”

何美然的脸上划过一丝不易觉察的醋意。

不久，云如玉的新家到了。下车后，她握了握何美然的手说：“给我打电话。对了，你现在哪里高就？”

“好，再见。等我的电话。”何美然答非所问后，催促着童染把车开走了。

云如玉茫然立在原地，看着蓝色桑塔那尾部放出一股青烟，一眨眼就开得无影无踪。多年未见的何美然像怀揣着满腹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躲躲闪闪。既然心事不想让人知道，又为什么要喊她上车，自取其辱呢？啊，对了，一定是看她在寒风中冻成那个狼狈样子也不舍得“打的”，就以为她很潦倒，叫她，或是为了惺惺惜惺惺，或是为了看她的笑话，让自己苦闷的心灵得到一点可怜的安慰。因为在任何不幸与烦恼中，最好的安慰，莫过于想及他人的境遇更不如自身这一点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寥寥数语，让她得知自己生活得比她幸福，她便不想与她交往下去了，出于礼节，要了她的名片，却没有将自己的联系电话告诉她。而她与那位童染先生的关系看起来就更是诡秘了。

云如玉的牙齿又发出了得得的声响，但这次不仅仅是因为寒冷，有一种比自然环境更冰凉的东西渗透进了她的体内。

云如玉在赶写一本宣传画册的文案，她把将要列入画册的各家公司的简介已经参考资料写好了，就差给他们编写不同风格的广告语了。这项工作时间很紧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必须交给老板审批。午饭后，她一直在绞尽脑汁，什么“创一流产品，让友谊天长地久”啦，“装点万千广厦，筑造卓越形象”啦的大众俗语；好一些的有“您选我的品质，我圆您的梦想”啦，“高标的指路牌，一流的‘领路人’”啦。费神两个多小时，总算完成了。

她搁下笔，甩了甩有些酸痛的手臂，将过于劳累有些发涩的目光投向窗外，想找几片绿叶看看，来缓解消除眼睛的疲劳。但窗外除了冷森森、阴沉沉的天空和天空下寒风萧瑟、落叶飘尽的枝桠，就再也找不出半片翠绿了。然而就这一副残冬的景色，竟让她看呆了，觉得即使在万物飘零的冬季，也自有它独特的诗意。

“请问，云如玉小姐在吗？”一个似曾相熟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，她回过头去，竟一时不能辨认出对方是谁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叫童染，上个星期还送你回过家呢，云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。”来者笑道。

“哦。是童先生呀。”云如玉忙着让座，“当时就没看清您，时间一久自然记不起来了，更想不到您会大驾光临。美然没和你一起来吗？”

“我曾和你说过，说不定我们会有生意上的往来。今天我来是想与贵公司合作一笔生意。”童染用赞赏的目光看着坐在他对面、仅有的一面之缘的云如玉说。他认为她具有翩翩的气质和娇雅的脸庞，即使是一动不动地坐着，也依然显得十分出色。

云如玉在这种赞赏的目光注视下，露出了比她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的少女的羞涩。聪明的她明白，童染亲自找上门来与他们合作生意，不过是个借口，真正的目的是想藉此来接近她。这种男子她见过不少，而所谓的合作生意，不过是让她的公司多赚些钱罢了。

童染看见她摊放在办公桌上的文稿，问：“在写文案吗？写些什么？”

云如玉把文稿递给他，“时间太紧，水平又低，心里没底，迟迟不敢交给老板。你来得正好，帮我修改一下，你一定是这方面的高手。”

童染接过来，仔细看了一遍道：“还不错嘛，只是有些广告语写得太诗情画意，缺少商业气息；有些又太难懂，不通俗化。比方说这条写草坪的吧，你借鉴了古诗，写成‘青青群草，离离情深’，太缠绵悱恻了，你认为用在这个商业化的快节奏大都市，合适吗？再有，写这条‘凹凸牌’异型钢管的，我不懂，‘天地凹凸，我亦凹凸’是什么意思？不如改成‘凹凸异钢，构筑未

来'来得朗朗上口。你说呢?"

童染说的这两条,恰恰是云如玉最得意的两条,她不以为然道:"写草坪的不用这句,你能想出更好的出来吗?'天地凹凸,我亦凹凸'不是给人一种恢弘的气势吗?产品与天地一比高低。"

童染笑着摇摇头:"作者总是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最好的,所以不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。相信我,我和你只有合作关系,没有厉害冲突,是绝对不会害你的。也相信我从事广告业这么多年,这点水平总是有的。写草坪的想不出合适的广告语,就宁愿不用,直接把草种公司的名称放上去。不信的话,你把你的和我给你改的,都拿给你的老板看,看看他会选择哪一条。孰是孰非,不就一清二楚了吗?"

"这倒是个好主意,"云如玉满意道,"你稍等片刻,我去去就来。"

童染微笑着点头表示同意,边品着云如玉为他泡的茶水,边打量着这家公司的装潢布局,只见墙上挂着几幅设计彩图,办公室里打扫得干干净净,各个办公桌上都凌凌乱乱地堆放着稿纸和书本。下午,只剩下了一个接待小姐留在办公室里,但强烈的空调暖气也让她昏昏欲睡,身在电脑旁,魂欲苏州行。

不一会儿,就见云如玉从总经理室里走了出来。

"很快嘛。"见她复又过来,童染笑问,"老板怎么说?"

"当然了,怎么能让客人久等呢。哦,不,是客户。"云如玉故意不回答他的问话,反而明知故问道:"怎么会想到选中我们公司做合作伙伴的?"

"因为一个广告公司留得住一个有才华的文案,那么这家公司一定不会差劲。"

“你刚刚已经批评过我的文案了，怎么又认定我有才华呢？”

“一点小偏差，算不得什么，总体来说还是有才华的，特别是文笔潇洒，别有一种色彩。”

云如玉偏不让他下台道：“可你决定与我公司合作时，并没有看过我写的东西呀。”

童染哈哈大笑道：“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，有生意自动找上门来，不抢着把它拿下来，反倒像推三阻四似的。被你老板知道，不气破肚皮才怪呢。”

云如玉也笑了起来，“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美然不知道这件事吧？不然她一定会不高兴的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她难道不希望你好？”

其实话一出口，她就后悔了，她这么说，倒像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似的，再被童染这三个问号一问，更是无地自容。

童染似乎看出了她的窘态，马上又接着说：“你和何美然曾经是好朋友，应该知道她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。是不是因为她那天对你的态度，让你觉得她不可理喻？其实她心里也很苦，有难言之隐才对你古里古怪的。等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和你好好谈谈她当前的生活。听了之后，你一定会改变对她的看法。”

童染的话引起了云如玉的兴趣，也打消了她的窘迫感。“我们公司的楼下有一家咖啡馆。如果童先生愿意的话，我请你喝咖啡。我真的很想听听美然的近况，毕竟，我们曾经是一对最好的朋友。”

“怎么，生意不做了？不先让我跟你们老板谈谈？”童染笑问。

“该我的总是我的，如果童先生诚心诚意要与我们合作，也不差这点喝咖啡的时间，对吗？不过你倒提醒我了，我得先去问问我们老板，选中了我的广告语还是你的。麻烦你再稍等片刻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等他看完再出来？”

“怕你久等么。”

童染听了这话十分惬意，这个俏丽若三春之桃，清素如九秋之菊的女子还是在乎他，至少是不讨厌他的。他感到很满足，这是成功的第一步啊。

片刻后，云如玉从总办中出来，挂着怪怪的笑容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赢了。本来我想罚你请我喝咖啡的，看来只好由我来破费了。”

童染会心地一笑：“别灰心，多写写就熟练了。你那幽默的话语可和你的表情不相符合哟。”见她咧开嘴笑了笑，就又说，“把一个人的隐私透露给另一个人听，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。但是对于云小姐，我就破这个例。云小姐还年轻，体会不到缘分这东西有多微妙。有的人见一眼就让人产生不想再见第二眼的感觉；而有的人见过一面后，就让人忘不了，让人对她产生足够的信赖和亲切感。”

童染的话听上去给人以诚恳的感觉，让云如玉稍稍受了点感动，对他的警戒也随即松懈了下来。她觉得他的这番话带有一缕淡淡的闲愁，能让人添上一种感伤的意味。她拎起皮包，问了声，“这就走好吗？”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后，她先走了出去。

“上班时间擅自离开，你不会挨批吧？”童染跟在她身后问。

“没关系，谈生意嘛。我已跟老板打过招呼了。”云如玉回过头来冲他一笑。童染心中一动。觉得她的这个笑美极了，既像是一个性感女人的笑，又像是一个纯真女孩的笑。

一出大楼，寒风马上不失时机地扑在云如玉的脸上，吹乱了她的头发。她赶紧缩了缩脖子，快步跑向咖啡室。这是家布置得简洁明朗的咖啡室，不像平常的那些咖啡室，总是弄得幽雅昏暗，它亮堂堂的，倒像是专门给人谈生意用的。云如玉选择了一个靠墙的位置坐了下来。

“不错嘛，利用上班时间谈私事，还可以受到老板的表扬，你可真聪明。”童染要了咖啡后说。

“多谢夸奖。”云如玉也顺着调侃道。

“你很自然呢。”童染由衷赞叹。

“你认为有必要扭扭捏捏的吗？”云如玉坦然地笑道，“我讨厌造作。现在该你说说美然的状况了吧？”

“你们女人就是对别人的私生活感兴趣，这么性急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云如玉有些薄薄的愠怒，“本来就是你主动要告诉我的，我催你是因为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们快点说完可以办正事。既然你这么认为，我不听也罢。小姐，结帐。”

“不不，请别误会，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。我和美然在一起常开玩笑，我也把你当成是我的老朋友了，说话忘了轻重。我该提醒一下自己，我们这才第二次见面。”云如玉的怒态和驳斥让童染有些窘，他再三地道歉，“对不起，请别介意。”

童染的歉意平息了云如玉心头的火气，他这种诚恳的态度同时也感染了她：“我也不好，太喜欢生气。现在你已是我

的客户了，对待客户应该像对待衣食父母一样。我忘了这点，也请你别介意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们不必互相道歉了，反而弄得大家很生疏。言归正传吧，说完后还要再上楼找你们老板呢。”

“你别忙着说，让我先提两个问题。美然结婚了吗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咖啡馆仅剩的几个人也走了，周围一下子变得静悄悄的，即便是压低嗓门，也能让对方听清说话声。如果还照原来的那个声调讲话，反倒觉得太大声了，听起来有些可笑。童染将声调降了几度说：“你不必急着提问，我都会告诉你的。美然现在在一家公司当业务员，因为业务关系，我们认识了。不久前她结婚了，丈夫很有学问，但相貌很丑，对美然是一见钟情，乘胜追击，百依百顺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也赢得了美然的欢心。结婚的当夜，才发现丈夫不但相貌丑陋，还是个光头，白天戴着假发套，晚上摘下来睡觉。而且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你是个女人，我不便说后面的话。”

“我是个结过婚的女人。你说吧，没关系。”云如玉表情冷静，眼睛却不敢再看童染，她打量着明净整洁、空空荡荡的咖啡馆说。

“怎么对你说呢？她丈夫……这么说吧，比早泄差一点，比阳痿好一些。”

虽然这句话是经过她的鼓励才说的，但就这么直露露地在她面前说出来，还是令她有些不能容忍，好像这句话里隐含着一种传达给她的微妙的猥亵的东西似的。她尖刻地问了一句，“你连这些都清楚，想来你和何美然的关系不一般了？”

“我不想否认，其实我不说你也该猜得出来。”

云如玉作了个无声的冷笑：“她因为她的丈夫有这些暗疾，所以就来找你。你呢？送上的肥肉，不吃白不吃。对不对？”

“只说对一半，何美然不是发现丈夫有暗疾才来找我的，我们早有关系，只不过婚礼举行的前几天她对我说，从此要做个良家妇女，与我只做普通朋友，但结婚的当晚她就食言了。”他以常人没有的坦诚说，“还有一点必须说明，她不仅是找我一个人，她找了很多个情夫，天天不回家。”

童染看见云如玉的嘴不知不觉地张大了，就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别以为她是一个性欲狂，恰恰相反。她是因为嫁了这么个丈夫，内心痛苦不过才为之的。可以说，婚前她就只有我一个情人，婚后才把一般关系的朋友都变成情夫的。”

云如玉把嘴合上了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真让人想不到。你也口无遮拦得可以了。”

“承蒙夸奖，不胜荣幸。”童染戏谑道。

云如玉却幽默不起来，她的话题始终严肃，“难道她就打算这么一辈子在外面混？她没有想过……离婚？”

“怎么没想过呢？结婚的当晚就想过了。但是中国人离婚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哪怕是在当代社会。首先是美然的娘家人不同意，离婚后她没地方可住，而且左邻右舍见了也会笑话；再次是她丈夫不同意，好不容易骗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，哪肯轻易放手。”

“她这样天天不回家，她丈夫就不找她？”

“怎么不找呢？都登寻人启事了。”

云如玉将本来挺直前倾的身体往后重重一靠，呼出一口气来，“世间的事真是离奇可怕，没想到美然的命运会如此多